



08054

西漢年紀卷七

宋王益之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文帝

八年冬十月齊王則燕王嘉河閒王辟疆來朝

史記年表

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儗

音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梁太傅賈誼數

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執可

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

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

卷七

西漢年紀

文帝

一

退補齋藏板

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

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干故反之積薪之

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

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仕庚反攘女庚反非甚有

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

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

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之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

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

四荒鄉讀曰嚮下同風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

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  
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  
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  
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  
羣生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  
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  
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  
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  
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

卷七

西漢年紀

文帝

二

退補齋  
藏板

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  
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  
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  
子春秋鼎盛行下更反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尙如是

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虐然而天下少安何也  
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  
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  
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  
北之爲耶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

中必萋音衛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

早為已迺墮火規反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

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

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

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

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

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

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

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

公併步鼎反起非有爪至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

乃為中涓其次塵與僅同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

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

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

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

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

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女瑞反者曰疏臣

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

趙幽王王淮陽共讀日恭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

藏板

卷七

西漢年紀 文帝

三

退補齋

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虜臣  
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  
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  
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  
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  
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  
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  
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効也其異姓負  
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

卷七

西漢年紀

文帝

四

退補齋藏板

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缺旤

古禍字

之變

未知所移明主處之尙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

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

讀曰鈍

者所排擊剝

割皆眾理解

胡解也

也至於斃解

音竟

之所非斤則斧

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

也今諸侯王皆眾體解也釋斧斤之用而欲嬰以芒

刃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迹

前事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則最先反韓信

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

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  
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  
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  
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  
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矣欲  
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殖  
醜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  
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  
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

卷七

西漢年紀

文帝

五

退補齋  
藏板

不敢有異心輻湊竝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  
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  
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  
祖之分

扶問反

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

眾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  
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  
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眾天子  
亡所利焉誠以定制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  
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

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

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

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

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

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徒且反而久不爲此

天下之執方病大瘧止勇反一脛之大幾巨依反如要一

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讀曰伸下同一二指搯丑六

反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

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蹶盤古蹶反元王之子帝之從

卷七

西漢年紀

文帝

六

退補齋藏板

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考異

曰漢書本傳云惠王親兄子也劉氏刊誤云惠王下脫之子二字此言爲是今從之今之王者

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

權以偏古通字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蹶盤可

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

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

媯媯古侮字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己也而漢

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強敵徵令是主上之操十高反

也天子共讀曰恭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

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直讀曰倒

縣而已又類辟音壁且病痲音肥夫辟者一面病痲者一

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方目反五

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埃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甲胄

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謂流

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皇帝之號爲戎人諸侯執旣

卑辱而旣不息長氈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

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

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

卷七 西漢年紀 文帝 七 退補齋藏板

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謹傳爲臣建二表

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振槁也愛

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帝義也愛好有

實已諾有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謂二表賜之盛

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

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

腹於來降者上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

其心此謂五餌三表已諭五餌旣明則匈奴之中乖

而相疑其貴人南面而歸漢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

眾南鄉而欲走漢猶水之流下也單于無臣之使無  
民之守惡得不歸陛下之義哉

賈誼新書 考異曰漢書不載今取賈誼

新書足之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

說而咎其背舉匈奴之眾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  
獵田兔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

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

令不信可謂流涕者此也

誼傳

天子之相號為丞相諸

侯之相號為丞相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

二千石則臣已同矣天子衛御號為太僕秩二千石

卷七

西漢年紀

文帝

八

退補齋藏板

諸侯之御號曰太僕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天子親

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

號曰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天子宫門曰

司馬闌入者為城旦諸侯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為城

旦殿門俱為殿門闌入者亦俱棄市宮牆門衛同名

其嚴一等罪已鈞矣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

諸侯之言曰令令儀之言是也天子卑號皆稱陛下

諸侯卑號稱陛下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然

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夫所持以別貴賤明尊

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今事無別是臣主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於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此之不行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賈誼新書考異曰此段見賈誼新書蓋

誼稱長太息者六而闕其一今取之以足其數

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

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綈

音妾

卷七

西漢年紀

文帝

九

退補齋藏板

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

皮義反

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

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

其勿反

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

徒奚反

而

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

於既反

一人

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

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

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

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

上也進計者猶曰母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

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曰敗故秦

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音則出贅音借父糧

憂音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誅音語抱哺音其子

與公併音倨婦姑不相說音則反脣而相稽音

反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音耳然并心而

赴時猶日蹙音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

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兼并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

卷七 西漢年紀 文帝 十 退補齋藏板

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

大賢起之威振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令轉而

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令世以侈靡相競

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

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

者剽音寢戶之簾音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

頻音妙音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音十萬石粟賦六

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音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

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

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體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

與管同

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不可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

卷七

西漢年紀 文帝

十一

退補齋藏板

姦人竝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讀曰冀幸而眾心疑惑豈如今定

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眾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謂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

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  
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胡電之南

反

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

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緝抱之中召

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

傅之德義師道

讀曰導

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

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與太子宴者  
也故乃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  
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

卷七

西漢年紀

文帝

十一

退補齋藏板

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  
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  
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  
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  
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讀曰嗜必先受業  
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適得爲之孔子曰少  
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  
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  
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

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  
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  
有等而下不踰與踰同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

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  
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與集

同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師保之嚴則有記

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警

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

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

卷七

西漢年紀 文帝

三

退補齋藏板

曰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

而親餽與饋同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竹仲反

采齊在私趨讀曰反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

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遠于萬反

庖廚所以長竹兩反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

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

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

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

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

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讀曰

刈草菅音姦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讀曰導

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

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

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居力

反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

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

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論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

先論教則化易成也關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

卷七 西漢年紀 文帝 齒 退補齋 藏板

也若其服習積貫工官反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

而同聲耆讀曰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

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

左右早論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

子正而天下定矣書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

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

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

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

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知四時據

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曰遷善遠學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讀曰導之以德教

卷七

西漢年紀 文帝

五

退補齊周藏板

或毆

與驅同

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治而民氣

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以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

天下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  
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阨幾及身子  
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  
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  
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  
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  
陛眾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  
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  
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  
然後有官司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  
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  
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其斬反  
主乎廉恥節義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  
黥劓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  
君之路馬蹙干六反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  
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  
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  
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

卷七

西漢年紀 文帝

去

退補齋  
藏板

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眾庶同黥劓髡別笞音馬棄市

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辱被戮辱者不泰迫辱廉恥不

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辱夫

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可器之習

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音余履

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

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

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先列反之

卷七

西漢年紀

文帝

七

退補齋藏板

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音彭笞之殆

非所以令眾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

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

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眾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

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胡剛反之

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斃面

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

眾人畜我我故眾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

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

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

也頑頓讀曰鈍亡恥胡結反詬音后亡節廉恥不立且不

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

因而挺式延反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

之耳有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頰面

反於此羣下至眾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

粹於羣下也俱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

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

卷七 西漢年紀 文帝

大 退補齋藏板

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音甫軌不節坐

污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修坐罷

疲讀曰軟人究反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

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諱古呼字之也尚遷

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呵則

白冠籠纓盤水加劔造請室胡公漢官儀車駕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此官

有別獄也而請辜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有中罪者

聞命而自弛式爾反上不使人頸鑿古辰反而加也其有

大學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才乞反

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

之有禮故羣臣自憲

讀曰喜許吏反

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

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

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

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

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

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圍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

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

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

卷七

西漢年紀 文帝

五

退補齋藏板

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願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

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

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馬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

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先是絳侯周勃逮繫長安

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

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

誼傳

異曰此見

賈誼傳其下又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以

史考之下吏始周亞夫非自武帝始也史臣之言蓋

失於不深考故通鑑刊去此語爲得其實今從之

夏五月太僕汝陰侯夏侯

嬰

百官表本傳

九年冬十月城陽王喜淮陽王武來朝史記年表春大旱

本紀考異曰荀紀作夏漢書紀作春今從漢書

溫室鍾自鳴以芷陽鄉為

霸陵史記大事記大

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袁

盜檻與擊

轡上曰將軍怯邪盜言曰臣聞千金之子

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

下騁六飛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

高廟太后何上乃止

袁盎傳不得其時

考異曰事見盎傳今附於霸陵之後

十年冬十月諸侯王皆來朝

史記大事記

考異曰此據史記大事記所書

按表是時楚王戊齊王則城陽王喜吳王濞燕王嘉趙王遂河間王辟疆梁王勝代王參淮陽王武長沙

卷七

西漢年紀文帝

三

退補齋藏板

王吳著凡十一王東萊解題云史記今年書諸侯王皆來朝則吳王稱病不朝其猶在是歲之後歟考史記諸侯表文帝三年吳王濞來朝自是終文帝之世並不復朝是吳王稱病當在三年之後七國反景帝詔曰吳王濞稱疾不朝二十餘年使吳王十年以後方不朝至景帝三年才十七年耳不應云二十餘年又賈誼疏言今吳又見告矣則自是吳已有反形因其不朝而可知之又誼疏論太子提博局殺吳太子之事誼疏在文帝八年不應吳王十年方不朝也然史記十年所以書諸侯王皆朝者謂餘諸王來朝而是時吳王已賜几杖固不預朝請之數也將軍軹侯薄昭殺漢使者侯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漢紀鄭氏註帝臨為置後漢書侯表南陽張釋之以貲為騎

本紀註通鑑取之今從通鑑

郎如淳曰漢注贊五百萬得爲常侍郎事帝十年不得調使鈞反亡所知

名釋之曰久宦滅仲仲釋之兄之產不遂欲免歸中郎將

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考異曰通鑑載張釋

之事於三年以傳考之荀氏書於十年是也今從荀紀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

宜事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

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久之帝稱善拜

釋之爲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求遠反問上林尉禽

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

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嚮應亡

卷七 西漢年紀 文帝 三 退補齋藏板

窮者帝曰吏不當如此耶尉亡賴詔釋之拜嗇夫爲

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

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

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

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

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無

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崩

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

爭爲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措不

可不審也帝曰善乃止不拜番夫上就車召釋之參  
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爲  
公車令釋之傳帝欲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聞故秦

博士濟南伏生張晏曰伏生名勝能治欲召之時伏生年九

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召太常使掌故潁川晁錯音厝

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

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

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尙書諸山東大師無不

涉尙書以教矣史記儒林傳錯受尙書伏生所還因上書

卷七西漢年紀文帝三退補齋藏板

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錯爲人陷直

刻深嘗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與雒陽宋孟及

劉帶同師晁錯傳考異曰史失其年按錯傳錯受

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今載於拜家令之前一年燕人韓嬰爲博士韓嬰傳

漢興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禮固自孔

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

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頌頌讀與容同舊儀有

二卽爲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帝

但能盤辟爲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魯學之帝  
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是後能言禮爲頌者由徐

氏焉儒林傳六國之君故文侯最爲好古至是得其樂

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藝文志

時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瞽帝奇之桓譚新論帝廣遊

學之路論語爾雅孟子皆置博士趙岐孟子序後漢書甫曰文帝始置

一經博士考異曰韓嬰徐生事見儒林傳竇公事

見藝文志論語爾雅孟子置博士見趙岐孟子序皆

不得年月今附於晁錯受尚書之後

卷七

西漢年紀 文帝

三

退補齋藏板



風俗受尚書之效

不許平且今謂伏

見藝文志論語爾雅孟子置博士見趙岐孟子序

一經博士考異曰韓嬰徐生事見儒林傳

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

時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瞽帝奇之

西漢年紀卷八

宋王益之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文帝

十一年冬十月梁王勝淮陽王武代王參來朝

史記年表

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

如淳曰宮衛門公諸出入殿門公

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

公車令張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母

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

考異曰此事荀紀伊載於十年按漢

諸侯王朝多朝十月蓋歲首也釋之文皇帝十年不調是年袁盎薦之方徙為謁者及言秦漢便宜拜為謁者僕射從幸上林止不拜齋夫方拜公車令為公車令後始劾奏太子梁王以事勢考之非十年十月

卷八

西漢年紀文帝

一

退補齋藏板

也按史記表梁王十一年亦入朝釋之劾下車事當是此年今移於此

薄太后聞之帝

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

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

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時慎夫人從上指視

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

自倚瑟而歌意懷愴悲懷顧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

為槨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

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無

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帝稱善

張釋之傳

夏六月梁懷

王勝薨無子國除

梁王賈誼傳荀氏漢紀

賈誼上疏曰人主之

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

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

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為不可故薪讀與芟同去不義諸

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舉以

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

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

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做錢用諸費稱

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

卷八

西漢年紀文帝

二

退補齋藏板

少矣其執不可久

按賈誼本傳此下尚有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為梁王立後割淮陽

北邊二三列城以益梁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建之江則大諸侯有異心者不敢謀等

句凡百餘言此書不載於文義不足疑原本脫落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

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帝從之

賈誼傳

絳武侯周勃薨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

嚮坐責之趣

讀曰促

為我語其稚少文如此

勃傳

太史公曰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樸人也才能不

過凡庸及從高帝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

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

哉

博士鼂錯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  
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  
眾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  
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  
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爲皇太子急之人臣之  
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爲也臣之愚誠以爲不然  
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  
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

卷八

西漢年紀 六帝

三

退補齋藏板

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  
爲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  
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爲心也竊願陛下幸  
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  
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爲太子家  
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鼂錯傳時周仁

以醫見爲太子舍人而張敞音驪亦以治刑名侍太子

然敞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敞安邱侯說庶子也周仁

張敞傳吳王濞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

平賈

讀曰價如涓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錢更有過謂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出錢顧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

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即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服虔曰吳王欲得民心爲卒者顧其庸隨時月與平價也

時存問茂材賞賜間里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頌

讀曰容

其禁不與以故能使其眾鼂錯爲家令得幸太

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之帝寬不忍罰以

此吳王益橫

胡孟反吳王濞傳

初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

卷八

西漢年紀 文帝

四

退補齋藏板

王濞招置四方游士齊鄒陽吳嚴忌淮陰枚乘等俱

仕吳皆以文辯著名

鄒陽傳

吳王之謀爲逆也枚乘奏

書諫曰夫以一縷之絲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

下垂不測之深雖至愚之人猶知其絕矣必若所欲

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

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傲無窮志樂終萬乘之權不出

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

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吳王不聽枚乘傳匈奴寇狄

道紀

本上發兵以禦之太子家令鼂錯上言兵事曰臣

聞漢興以來匈奴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與集同士卒底與砥同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眾殺一王敗其眾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日得地形二日

卷八 西漢全紀 文帝 五 退補齋藏板

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子廉切車之

水山林積石經川邱阜古草字木所在此步兵之地

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弋戰反相屬之微切平

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

谷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

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

不當一音桓韋竹蕭草木蒙籠來東反支葉茂接此矛

鈇上延反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

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按疊錯本傳此句下尚有土不選練卒不

服習以下數百言此本不載則上文所云台刃之傳  
急者三已缺其二於文義未明疑屬傳寫脫落

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

陛下財與裁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荅焉曰皇帝

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

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

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

不當也鼯錯

十二年冬十月齊王則趙王遂河閒王辟疆來朝史記

表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二千戶本紀二月出惠帝

卷八 西漢年紀 文帝 六 退補齋藏板

後宮美人令得嫁本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

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賈誼傳考異曰通鑑

上疏故併附於疏後耳按梁懷王揖傳揖即勝也云

揖薨明年梁孝王武徙王梁又武傳及史記年表並

云十二年徙民作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

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考異曰通鑑載於七年非也按史記漢書

淮南王傳並云十二年民作歌上聞之乃歎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

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為我貪

淮南地耶迺徙城陽王喜王淮南故地而追諡淮南

王為厲王置園如諸侯儀淮南王傳考異曰通鑑載於十年非也按史記諸

儀表漢書同姓諸侯表必書喜以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又淮南王傳云十二年民作歌云云上聞之曰天下豈以爲我貪淮南地邪迺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無尊淮南王爲厲王如此則城陽徙淮南在十二年無疑今三月除關無用傳本初賈誼嘗論以爲書於十二年

建武關函谷關臨晉關者大抵爲備山東諸侯也天下之制在陛下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之若

秦之備六國也豈若定地勢使無可備之患因行兼

愛無私之道罷關一通而天下無以區區獨有關中

者所謂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豈不曰諸侯

得眾則權益重其國眾車騎則力益多故明爲之法

無資諸侯豈若一定地制令諸侯之民人騎二馬不

足以爲忠益以萬夫不足以爲害今不定大理數起

禁不服人心害兼覆之義不便賈誼新書初梁王墜馬死

賈誼自傷爲傳無狀至是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

矣賈誼傳考吳曰呂氏大事記載於十三年按誼傳載梁王墜馬死賈誼自傷爲傳亡狀常哭泣歲

餘亦死梁王以十一年六月死則誼死在十二年無疑矣今移於十二年

吳有馬生角在耳前上向右角長三寸半左角長二寸半圍皆二寸

荀氏詔丞相曰監御史不奉法棄公就私陵暴百姓

漢紀行權於下治不平正處官不良細民不通不率其職

卷八

西漢年紀

文帝

七

退補齋藏板

俗不孝弟不務於本衣食無度出入無時眾强暴寡盜賊滋彰丞相以聞於是遣丞相史九人出刺諸州并督監御史通典漢儀

十三年冬十月楚王戊來朝史記年表帝躬修元默勸趣

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

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

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安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

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

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考異曰漢書百

卷八 西漢年紀 文帝 八

退補齋藏板

官表載於三年呂氏解題以為釋之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不應廷尉之拜在三年遂書於後三年今者刑法志書釋之為廷尉於除肉刑之先除肉刑蓋文帝之十二年也荀氏漢紀書釋之為廷尉於十二年得之矣今從荀紀是歲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

長安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

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他弟反縈自傷悲泣

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天子憐悲其意五月兩字據本紀

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晝衣冠異章服

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孟康曰黥

劓二則左右趾合一凡三考異曰孟康曰黥劓二則左右趾一凡三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官

不易張斐注曰以其淫亂人族類故不易也爲是說者皆失於不考景紀議文帝廟樂詔曰除官刑重絕人之世也鼂錯賢良對策亦有除去陰刑之語是官刑已除於文帝之時矣詔文云今有肉刑三則除官刑當在除肉刑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之先非同時也

而效不明歟吾甚自媿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

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

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無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

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

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刑法志上行出中涓橋有

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張

卷八

西漢年紀 文帝

九

退補齋藏板

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以爲行過既出

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如淳曰乙令蹕

先至而犯者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

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適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

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

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

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

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後人

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

御物者爲奏當棄市上怒曰人亡道迺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吾非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矣且罪等然以順逆爲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啓見釋之持議平迺結爲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

張釋之傳

考異曰荀紀載於十三年今從之

先是陳孝婦年十六

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夫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

卷八

西漢年紀

文帝

十

退補齋藏板

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它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以爲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之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幸得離襁褓受嚴命而事夫夫且行時屬妾以老母既許諾之夫受人之託豈可棄哉棄託不信背死不義不可也母曰吾憐汝年少早寡也孝婦曰妾聞寧載於義而死不載於地而生且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

信將何以立於世夫爲人婦固養其舅姑者也夫不幸先死不得盡爲人子之禮今又欲使妾去之莫養老母是明夫之不肖而著妾之不肖不孝不信且無義何以生哉因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終養其姑二十八年姑死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守以聞帝高其義使使者賜黃金四十斤復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列女傳考異曰此事見劉向列女傳不得其時然考婦之夫以成死後養姑盡孝淮陽守以聞淮陽王武十二年徙梁是淮陽至是方爲郡也十三年又除成卒今遂附孝婦事於淮陽王徙封之次年除成卒令之前除成卒令史記大事記

卷八

西漢年紀 文帝

七

退補齋藏板

十四年冬十月燕王嘉來朝史記年表匈奴十四萬騎入

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孫卬考異曰孫字據功臣表增入按顏註曰功臣表

云餅侯孫單以父北地都尉卬死事後文帝十四年三月丁巳封與此正合然則卬姓孫而徐廣乃云姓段說者因曰段會宗卬之元孫無所據也會宗漢書有傳班固不云是卬後何從而知之者乎

虞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考異曰呂

氏解題曰奇兵漢書作騎兵匈奴傳候騎至雍甘泉匈奴傳上

非也胡無步兵今從史記

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村力之

士騎射上林講習戰陳漢書匈奴傳遣三將軍軍隴西北

地上郡時隴西李廣以良家子從軍擊敵用善射殺

首虜多爲郎常騎侍

顏曰官爲郎而常騎侍天子故曰常騎侍

數從射

獵格殺猛獸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帝世萬戶侯

豈足道哉

廣傳

三月詔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

反

具西時畦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河湫

漢水玉加各二及諸祀皆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

之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

始傳

張戀反

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

服色上黃

郊祀志

按史記漢紀春詔增壇場珪幣無三月字郊祀志亦有年無月此作三月

未知何據

事下丞相張蒼蒼蒼以爲漢迺水德之時河決

卷八

西漢年紀

文帝

十一

退補齋藏板

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公

孫臣言非是罷之

郊祀志

十五年冬十月燕王嘉梁王武來朝

史記表

春黃龍見

於成紀紀本其夏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於成紀毋害

於民歲以有年朕幾

讀曰冀

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

諱以朕勞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

故曰郊於是四月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尙赤

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

采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

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涓陽五帝

廟同宇帝一殿面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

如雍五時郊祀志赦天下修名山大川嘗祠而絕者有

司以歲時致禮本紀按原本趙人新垣平以下屬

本紀移入此處又原本此上有始名山大川在諸侯

諸侯視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

引本紀修名山大川條複今刪去九月詔有司舉賢

文學士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

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弋鼓反及方外四極之內舟

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

明遠者通厥聰比頻寐反善勳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

能亡失德夏以長楸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子容切

竝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諍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

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

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

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

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

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

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

卷八

西漢年紀 文帝

三

退補齋藏板

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

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母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

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

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直龍反之閉

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虘讀曰呼戒之

大夫其帥志母怠鼂錯對曰平陽侯臣宙汝陰侯臣

竈頴陰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下昆反邪

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

卷八 西漢年紀 文帝 古 退補齋藏板

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

先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筦與管同子而為

五伯讀曰霸下同長今陛下講於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

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

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

有司之所覽刻於玉板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

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宙等適以臣錯充

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草茅臣無識知昧死

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

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於  
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  
眾生之類亡不覆也直略根著反之徒亡不載也燭以

光明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  
被皮義反

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

露降五穀熟祲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  
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  
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  
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

卷八

西漢年紀 文帝

五

退補齋藏板

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  
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  
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  
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  
眾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已內恕及人  
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  
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  
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弋鼓反及後世此明於人事終  
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

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欲反之以國任之以事

五伯之佐之爲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

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

祿不過其量不以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

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眾而爲之機陷

也之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

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

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以顧其

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

卷八

西漢年紀文帝

六

退補齋藏板

妄誅而從讀曰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

者也故擧大者罰重擧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

死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

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

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

美明主之功使主內無邪僻之行外無騫污之名事

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

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

五伯與讀曰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

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眾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與集同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強夫國富強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

卷八 西漢年紀 文帝

七 退補齋藏板

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者讀曰欲亡極民力罷讀曰盡

賦斂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邱勇反諛驕溢縱恣不顧

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憯干威反

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

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

上下瓦解各自爲制秦始亂之時吏所先侵者貧人

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

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通

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讀曰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爲

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宜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

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

去淫末除苛解燒如紹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辜人亡

帑讀曰非讀曰誹誹謗不泊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

侯賓禮長老愛恤少孤辜人有期後宮出嫁尊賜孝

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

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

用視民不奢所爲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

卷八 西漢年紀 文帝 六 退補齋藏板

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

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

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母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

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

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

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富其世而立功德

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

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

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

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其所  
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  
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  
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  
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  
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爲陛下惜之  
昧死上狂惑草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時賈誼已  
死對策百餘人唯錯爲高第繇是遷中大夫當是時  
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

鼂錯傳

卷八

西漢年紀 文帝

九

退補齋藏板

十六年夏四月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  
五帝廟臨渭其北穿蒲池溝水燿火舉而祠若光輝  
然屬天焉於是貴新垣平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  
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帝出  
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祠以五  
牢郊祀志齊文王既薨時悼惠王後尙有城陽王帝憐  
悼惠王適讀曰嫡嗣之絕五月丙寅乃分齊爲六國盡  
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爲王高五傳陽  
虛侯將間爲齊王安都侯志爲濟北王武城侯賢爲

菑川王白石侯雄渠爲膠東王平昌侯卬爲膠西王

勃音侯辟光爲濟南王通鑑六王同日俱立高五王傳鼂錯

諫以爲違古制恐爲亂不聽志五行上憐淮南厲王廢

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

而立厲王三子爲王皆復得厲王故地三分之阜陵

侯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爲衡山王陽周侯賜爲廬

江王東城侯良薨無後淮南王傳初韓王信亡入匈奴與

太子俱及至頽當城生子因名曰頽當韓太子亦生

子嬰至是頽當及嬰率其眾降漢六月丙子四字據表封

卷八 西漢年紀 文帝 三 退補齋藏板

頽當爲弓高侯嬰爲襄城侯韓王信傳考異曰荀紀載於後七年非也今

從漢表是歲以淮陽守申屠嘉爲御史大夫本傳百官表

曰此據漢書本傳百官表而荀紀作淮陽相按文三

王傳淮陽王武以十二年徙王梁是時淮陽已爲郡

矣既非王國安得有相當是荀紀誤今從漢書東茅侯劉告坐事國人過員

免侯表後元年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也下

吏治腰斬平夷三族史記文帝紀漢書五行志及郊祀志考異曰漢書本紀書平

謀反恐非事實今從史記紀及郊祀志

二年冬十月梁王武來朝傳正月壬寅天機夕出西

南志

匈奴歲入邊殺略人民甚眾漢甚患之乃使

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是歲

帝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

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

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

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

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漢

先列反

惡民貪降其趨

讀曰

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

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悅寢兵休卒養馬世

卷八

西漢年紀 文帝

三

退補齋藏板

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

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

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

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

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秋襲金帛繡絮它物歲有數

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

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

朕聞天不頗

普何反

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

俱蹈大道墮

火規反

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

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  
人充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

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

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

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匈奴傳八月戊辰丞相

張蒼免考異曰史記大事記漢書百官表並作八月

戊戌荀氏漢紀作戊辰按長歷是年九月丙申朔戊戌乃九月初三日也八月無戊戌又是月庚

午申屠嘉相代蒼去戊辰本二日耳當是荀紀爲是

今從蒼任人爲中候大爲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

蒼爲丞相十五歲而免百餘歲乃卒著書十八篇言

陰陽律歷事本傳庚午開封侯陶青爲御史大夫青事

表爰盎爲吳相告歸道逢丞相嘉下車拜謁丞相從

車上謝盎還媿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良

久乃見因跪曰願請問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

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則私吾不受私語盎卽起

說曰君爲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不如盎曰

善君自謂弗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

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蹶張蹶音厥如清

日材官能脚有蹶遷爲隊帥所類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

卷八

西漢平紀

文帝

三

退補齋藏板

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

嘗不止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善

何也欲以致天下賢英士大夫日聞所不聞以益聖

而君自閉箱其炎反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

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乃不知

將軍幸教引與入坐為上客爰益傳是歲地動史記大事記

先是武侯子周勝之尚公主不相中竹仲反坐殺人死

國絕一年至是帝擇勃子賢者皆推河南守亞夫乃

封為條侯周勃傳功臣表

卷八

西漢年紀

文帝

三

退補齋藏板

三年冬十月齊王將閭濟北王志濟南王辟光梁王

武來朝史記年表武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武秋大傳

兩晝夜不絕四十五日藍田山水出流五百餘家按今

本荀紀作一百餘家漢水出壞民室八十餘家所殺三百餘人

荀氏漢紀考異曰荀紀所載如此漢書五行志秋大雨晝夜不絕三十五日藍田水出流九百餘家壞

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是歲置谷邑史記大事記

侯魏指出坐國界祝阿侯高成信武侯斬亭坐事國

人過律侯表按過律下據文當有免字蓋原本脫誤

四年冬十月濟北王志燕王嘉趙王遂來朝史記年表是

歲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之漢

復與匈奴和親漢書匈奴傳考異曰通鑑據史記徐廣註載於後三年按漢書匈奴傳

云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當是此年無疑今從漢書

五年冬十月楚王戊城陽王喜菑川王賢膠東王雄

渠來朝史記年表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荀紀五行志

六年冬十月淮南王安梁王武長沙王吳著來朝年表

軍臣單于立歲餘復絕和親考異曰史記作軍臣單于立四歲復絕和親漢書匈奴傳改為歲餘按軍臣單于以後

四年立至此謂之歲餘可也今從漢書帝發車騎材

官屯廣昌春二月復發材官屯隴西五行志匈奴大人

卷八 西漢年紀 文帝 十四 退補齋藏板

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眾於是漢使將軍張

武屯北地發軍戍邊此句見五行志考異曰此語見漢書五行志十二年當除戍卒

令矣不知復置之因及考五行志有此語當是文帝既罷邊戍之後匈奴至此大人遂再令戍邊耳自十

三年至後六年首尾凡十年云按史漢二紀匈奴入上郡雲中俱屬冬漢書天文志作十一月五行志

獨書于春二月發財官屯隴西之後益之從五行志未知何據緣邊亦各堅守以備

疆寇又置三將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

敵匈奴傳夏四月乙巳水木火三合於東井天文志秋蝗

五行志八月天狗下梁壁天狗狀如大流星有聲其下

止地類狗所墜及望之如火光炎炎中天其下圓如

數頃田

天文志 匈奴入上郡之後荀紀書於二年非也今從

考異曰漢書天文志載於後六年

天文志

是歲誅反者周殷長安市

天文志

七年冬十月長沙王吳著來朝薨無子國除

史記漢年表

書至此異姓盡矣

王表

春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荀氏漢紀

夏六月帝病且崩戒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真可

任將兵

周勃傳

又曰衛綰長者善遇之綰代人初以戲

車爲郎至是爲中郎將

綰傳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

因其欲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

卷八

西漢年紀

文帝

五

藏板

退補齋

亦未嘗至市井游敖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

德君子者邪

律書

班固贊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

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文帝四

十有餘歲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

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西漢年紀卷九

宋王益之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孝景皇帝諱啓孝文中子也母竇皇后孝文在代時

前皇后有三男及竇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

帝得立

考異曰此史記本紀所載也漢書作文帝太子史記以為中子史記作三男漢書外戚傳

云竇姬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嫫孝惠七年生景帝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正后卒

及代王為帝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以漢書之辭較史記所載則史遷之用意深矣今從史記後

七年六月乙巳立太子妃薄氏為皇后

外戚傳乙卯澤

侯表封皇太后弟竇廣國為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子

卷九

西漢年紀 景帝

退補齋藏板

彭祖為南皮侯

外戚傳 考異曰荀紀載章武事於後七年文帝未崩之前非也竇太后

欲侯王信景帝曰南皮章武先帝不侯及臣即位始侯之是廣國之封非文帝時明矣文帝以六月己亥

崩廣國以六月乙卯封時文帝崩已十六日矣荀悅徒以漢表載文帝後七年封故附於文帝未崩之前

是蓋失於不考耳帝既立廷尉張釋之恐稱疾欲免去懼大

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處士王生計卒見謝帝

不過也

釋之傳

九月有星孛於西方

本紀其本直尾箕末

指虛危長丈餘及天漢十六日不見

五行志

元年夏四月初文帝尊寵楚元王子生爵比皇子帝

即位以親封元王寵子四人

表以四月乙巳封

禮為平陸侯

富爲休侯歲爲沈

沈音

猶侯執古執

爲苑胸侯

楚元王傳至

是以平陸侯禮爲宗正

兩漢皆以皇族爲之不以他

姓至晉始兼以庶姓

匈奴入代

史記紀

遣御史大夫青至代下與

匈奴約和親

漢書紀

考異曰

按史記

本紀云

匈奴

大夫至代下與匈奴和親而不書匈奴入代使匈奴

不入代青當至單于庭約可也何由止於代乎今從

史記又漢書本紀作御史大夫青翟說者遂指爲莊

青翟殊不知青翟乃武帝時人未嘗及事景帝也按

百官表是時陶青爲御史大夫翟字爲衍當是

流俗妄加小顏之說爲是今從之刊去翟字

五月

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

食貨志考異曰食貨志以爲二年今從史記

### 卷九

西漢年紀 景帝

二

退補齋藏板

按釋之傳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帝以去年六月卽

位至元年七月謂之歲餘可也本紀元年秋七月上

詔議有廷尉信名今秋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

書釋之之去於其前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廷尉與丞相更議著

令紀本又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人

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刑法志考

以爲元年今載於定城吏律之後按原本無吏授

所監臨飲食至更議著令一段以考異觀之當是脫

落今分置左右內史百官表考異曰漢書百官表

元年豈得二年方

分置耶今移於此

以中大夫鼂錯爲左內史

百官表

以

大中大夫周仁爲郎中令仁爲人陰重不泄常衣敝

補衣溺袴故爲不潔清以是得幸入卧内於後宮祗

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

亦無所毀如此帝再自幸其家仁以太子太傅石奮

爲九卿帝以其迫近憚之徙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

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帝

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

號奮爲萬石君奮初文帝嘗病癱鄧通常爲上嗽舐

反吮自充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

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若問疾上使太子齧仕容癰

卷九

西漢年紀 景帝

三

退補齋藏板

太子齧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爲上齧之太子慙

繇讀與由同是心恨通及文帝崩太子立鄧通免家居居

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顏曰徼猶塞也東北

塞者以障塞爲名徼者取徼遮之義徼音工鈞反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

沒入之通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鄧通

二年冬十月楚王戊趙王遂梁王武來朝史記春三

月甲寅立皇子德爲河間王都樂闕爲臨江王都江

餘爲淮陽王都非爲汝南王都平彭祖爲廣川王都

都發爲長沙王都臨湘漢德闕栗姬子餘非程姬子

彭祖賈夫人子發唐姬子也唐姬故程姬侍者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

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

及生子因名曰發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史記

五宗世家以中郎將衛綰為河間王太傅帝立歲餘不諱

呵綰綰曰以謹力帝幸上林詔綰參乘還而問曰君

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

罪中郎將不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

來何也對曰死罪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

卷九

西漢年紀景帝

四

退補齋藏板

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弋鼓反易獨至今乎綰

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常盛音成未嘗服也郎官有譴

帝蒙其罪不與它將爭有功常讓它將上以為廉忠

實無它賜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綰傳河間王修學好

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員賜

金帛以招之與由同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

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河間王者故得書多興漢朝

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河間王

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

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

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河間王傳趙人貫公嘗從賈誼

受所為左氏傳訓故以貫公為博士儒林傳河間王修

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諳儒多從而游

河間王傳夏四月壬午太皇太后薄氏崩漢書紀天子朝臣

竝居重服通典葬南陵陵用吕后不合葬長陵故特自

起陵近文帝外戚傳六月先是鄼侯蕭則有罪免至是

帝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為天

下也今其嗣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則

卷九 西漢年紀 景帝 五 退補齋藏板

弟嘉為列侯漢書本紀蕭何傳功臣表考異曰漢

作嘉當是紀書本紀作蕭條而蕭何傳及功臣表皆

誤今從傳表 八月丁巳以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為

丞相荀純考異曰百官表作丁未荀紀作丁巳按

而丁未先於丙辰九日則是八月無丁未明矣荀紀

之書如此蓋是時本猶未誤錯拜御史大夫亦以丁

巳是與陶青之相蓋同一日也今從荀紀

太史公曰自申屠嘉死之後開封侯陶青桃侯

劉舍為丞相及今上謂武帝也時栢至侯許昌平棘

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高陵侯趙周等為丞相

皆以列侯繼嗣姪七角反姪廉謹為丞相備員而

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以鼂錯爲御史大夫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乃益驕恣公卽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

吳王  
濞傳

因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

卷九

西漢年紀 景帝

六

退補齋  
藏板

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襍議莫敢難獨詹事竇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錯傳嬰竇太后從兄子也喜賓客孝文時嘗爲吳相嬰傳時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吳王  
濞傳

三年冬十月楚王戊

據吳王  
濞傳

梁王武河閒王德廣川

王彭祖來朝

史記  
年表

御史大夫鼂錯言楚王戊往年爲

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

吳王  
濞傳

乃與吳通謀鄒陽奏書諫吳王吳王不納其言是時帝少弟梁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

不可說皆去之梁鄒陽傳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

角角有毛荀氏漢紀十一月白項烏與黑項烏共鬪楚國

苦縣白項烏不勝墮泗水中死者過半荀氏漢紀十二月

吳城門自傾大船自覆荀氏漢紀鼂錯所更令三十章諸

侯謹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

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多怨公者何也錯

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

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

逮身錯傳考異曰錯傳謂後十餘日七國反按七

國以正月反錯父之死當在前今附於十二月

未春正月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削吳會稽

豫章郡書至吳遂先起兵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

考異曰史記吳王濞傳載云吳王遂先起兵膠西正

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後又云孝景帝三年正

月甲子起兵於廣陵所載不同如此按劉義叟長歷

是年正月癸未朔而丙午乃二十四日也此月無甲

子當以丙午楚削書至王戊遂應吳王反其相張尙

為是今從之太傅趙夷吾諫不聽遂殺尙夷吾起兵會吳楚事據楚元王

傳膠西膠東菑川濟南趙亦皆反趙相建德內史王

悍諫王遂不聽遂燒殺建德悍發兵住其西界欲待

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和趙事據趙王傳齊王將聞後悔

卷九

西漢年紀 景帝

七

退補齋藏板

背約城守濟北王志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

得發兵吳王傳吳使使至淮南淮南王安欲發兵應之

其相曰臣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之欲反之相已

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

賜不應至衡山衡山王勃堅守無二心淮南王傳膠西王

卬為渠率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吳王濞悉

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

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

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

吳王西涉淮因併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

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

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漢有賊

臣錯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僂辱

之為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

進任姦宄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

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

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

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

卷九

西漢年紀 景帝

八

退補齋 藏板

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音長沙者因

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

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閒河內或入臨晉

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

北定代雲中轉胡眾入蕭關走音長安匡正天下以

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洗沐十

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

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

氏社稷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

卷九

西漢年紀 景帝

九

退補齋藏板

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爲此願

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侯列

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

千斤封千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

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

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金

爵他封賜皆倍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

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

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

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上大

赦天下吳王傳本紀與鼂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而

身居守不用乃拜條侯周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

軍往擊吳楚考異曰灌夫傳云吳楚反時穎陰侯灌何為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其子

夫以千人與父俱韓王信傳云吳楚反時弓高侯功

冠諸將直不疑傳云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擊

之李廣傳云吳楚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

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又

按表程嘉公孫昆邪蘇息皆以將軍擊吳楚所遣曲

謂三十六將軍其可見者纔如此餘皆無考

周侯酈寄擊趙將軍變布擊齊曲城侯蟲捷將兵救

淮南王見淮南王傳拜竇嬰為大將軍屯滎陽監齊趙兵

上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召人見固讓謝稱病不足

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嬰字寧可以

讓邪乃賜金十斤竇嬰吳王濞傳時汝南王非年十五有材

氣上書自請擊吳帝賜非將軍印此事據江都王傳詔河開

王太傅衛綰將河閒兵擊吳楚衛綰鼂錯素與爰盜

有郅錯以盜前為吳相宜知王謀而蔽匿不言使至

於是欲請治盜荀承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今兵四向治之何益且盜不宜有謀錯猶與未決人有告盜盜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大

卷九

西漢年紀 景帝

十

退補齋藏板

言上乃召盎

考異曰吳王傳云吳楚反書聞兵未發寶嬰言故吳相爰盎蓋是時嬰雖為大

將軍猶未行也

盎入見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鼂錯擅適讀

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方今計獨有斬錯則兵可

母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曰吾不愛一人謝天下

錯殊不知壬子

兩字見百官表

迺使中尉召錯給載行

下更反

市錯衣朝衣斬東市

錯傳

太史公曰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于諫上曰今

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帝用其

計而七國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是

卷九

西漢五紀景帝

十一

退補齋藏板

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

禮書

周亞夫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

自意全且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

孟事

見游俠傳

孟令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亞夫

問故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

舉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

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

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饑

古餉字

道使吳梁相餒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

考異曰此

見吳王濞傳而亞夫傳乃謂亞夫未發長安時自請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吳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卽此鄧都尉之策也亞夫因鄧都尉之言而從其計豈得先爲上言之本傳之誤可見苟純不載亞夫所請事得之矣今從之

吳攻梁急梁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秦音深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

往又使使愬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亞夫不

奉詔堅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將輕騎兵出淮泗口

絕吳楚兵後食道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

爲將扞吳兵於東界時丁寬亦爲梁將軍號丁將軍

寬傳云寬嘗從田何受易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羽力戰安國持重乃

卷九 西漢正紀 景帝 三 退補齋藏板

得頗敗吳兵亞夫吳王韓安國傳通鑑枚乘獻書諫吳王曰枚乘本仕

吳去之梁今吳兵圍梁故以書諫也昔秦西距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

關南距羌笮才各反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併力一

心以備秦然秦卒滅六國而并天下是何也地利不

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眾

此其地與秦相什而民相百大王所明知也今佞諛

之臣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

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

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刃始接則無事矣天

子聞吳率失職諸侯責先帝之遺約親誅其三公以  
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矣夫  
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  
於中國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  
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羽  
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虜東海之地絕吳餉  
道梁王節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  
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今大王去千里之國而  
制於十里之內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

卷九

西漢年紀 景帝

三

退補齋  
藏板

壁軍不得休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吳王不聽

敬乘傳

二月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

蓋聞爲善者天報以福爲非者天報以殃高皇帝親  
垂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  
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  
廟爲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吳王濞背德反  
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稱疾不朝二十餘  
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  
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

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子容反謀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

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殘

民家掘其邱壠甚爲虐暴而卯等又重逆無道燒宗

廟函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

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比三

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

要斬吳王王午晦日有食之五行志考異曰五行

志作王午漢書本紀作王子按長歷王子乃正月晦日非二月也百官表晷

錯以正月王子要斬而二月癸丑朔則晦日爲壬午

無疑當是紀誤一字今從五行志三月吳王走保東越東越殺吳王

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

往往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吳王吳楚破

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梁孝王傳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賦斂使其

眾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

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量錯爲國遠虜

禍反近身爰益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

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狄以疏其屬蓋

爲吳邪母爲權首反受其咎豈盜錯邪

卷九

西漢年紀 景帝

十四

退補齋藏板

夏六月條侯周亞夫平吳楚歸置太尉官以處之本傳

己巳封寶嬰為魏其侯考異曰史記表作乙巳漢書外戚表作己巳按長歷是年

六月辛亥朔無乙巳有己巳乃六月十九日也當是史記表誤一字今從漢書外戚表川本漢書亦有作

乙巳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每朝議大事條侯魏

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寶嬰傳騎郎將李廣以驍騎

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

印故還寶不行李廣傳時穎陰侯灌何灌夫傳弓高侯韓

頽當韓王信傳平陽侯曹奇直不疑程嘉蘇息公孫昆邪

功臣表皆從軍唯弓高侯功冠諸將韓王信傳以爰盎為楚

卷九

西漢年紀 景帝

五

退補齋藏板

相盎嘗上書不用病免盎傳

太史公曰爰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

引義慷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張晏

曰謂景帝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晁錯為

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欲報私

讎反以亡軀語曰變亂古常不死則亡豈錯等

謂耶

四年夏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為皇太子漢書本紀使魏其

侯寶嬰為太子太傅寶嬰傳時梁王最親有功又為大

國居天下膏腴地多大縣梁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

不可勝道於是梁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

七十里考異曰通鑑此段載於景帝二年按梁王本傳云吳楚破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云云立太子在四年此事在四年無疑今附於立太子之後大治宮室為復道自宮

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

出稱警入言趨漢儀注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趨止人清道也儼

於天子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游士羊勝公孫詭鄒

陽之屬莫不至詭多奇邪計初見曰王賜千金官至

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千萬而府庫金

錢且百鉅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梁孝王傳六月乙亥徙

汝南王非為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

世家表秋七月臨江哀王闕薨無後國除本紀年表

國反後諸侯有名無實其始終不書有故則書是歲南皮侯實彭祖為奉常

表百官

五年冬十月戊戌日有食之考異曰漢書本紀書於四年之末又有晦字非

也蓋自未更太初歷以前不應冬十月在歲終故呂氏大事記移於五年之首按長歷是年十月癸酉朔而戊戌乃二十六日書周人以商賈為資劇孟以俠

顯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孟母死自遠方

卷九

西漢年紀 景帝

六

退補齋藏板

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而符離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矚氏陳周庸亦以豪聞

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母辟陽程

薛況陝寒孺紛紛復出焉游俠傳考異曰此事見

矚氏事觀之乃在邳都為濟南守之前帝聞矚氏豪

滑以都為濟南守至則誅滅矚氏首惡餘皆股栗至

七年則都已自濟南守為中尉以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紀本先是樂布衛綰程嘉公孫

昆邪蘇息皆以擊吳楚有功夏四月丁卯封布俞侯

綰建陵侯嘉建平侯己巳封昆邪平曲侯壬申封息

卷九

西漢年紀 景帝

七

退補齋藏板

江陽侯侯表秋九月皇后薄氏廢初帝為太子時薄太

后娶以為妃及立為皇后母寵母子太后崩故廢史記

外戚世家

七年冬十月梁王武入朝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

於關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人則侍帝同輦出

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竹略引籍

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梁王傳十一月乙丑廢

太子榮為臨江王史記大事記考異曰漢紀作正

一月乙丑太子廢又漢書梁王傳云十一月上廢立太子按諸書當是漢書本紀誤又通鑑作十一月己

酉按長歷十一月辛酉朔無己酉而乙丑乃十榮母  
一月初五日當是通鑑爲誤今從史記年表

栗姬齊人也初燕王臧荼有孫文曰臧兒嫁槐里王

仲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

文帝時臧兒長女爲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臧兒卜筮

之曰兩女皆當貴臧氏乃奪金氏婦金氏怒不肯子

決乃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方在身時夢日入懷

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帝卽位

王夫人生男徹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兒姁況羽反兒

姁生四男栗姬男最長立爲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

卷九

西漢年紀 景帝

五

退補齋藏板

予爲妃栗姬妬而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

過栗姬栗姬曰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與王

夫人男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讒栗姬短於帝

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

邪媚道帝以故望之帝常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爲

王者於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

遜帝恚心曠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曰譽王夫人男之

美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

人知帝曠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

皇后大行奏事畢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

無號宜立爲皇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按誅大

行而廢太子外戚世家通鑑太尉條侯周亞夫太子太傅魏

其侯竇嬰固爭不得周亞夫竇嬰傳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

憂死外戚世家竇嬰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諸竇賓客辯

士說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

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爭不

能拔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祇

支音直類反加懟直類反自明揚主之過有如兩宮盡將軍則妻

子無類矣嬰然之乃起朝請如故竇嬰傳栗太子旣廢

太后必欲以梁王爲嗣梁王與帝俱侍坐於太后前

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

車大駕用梁王爲寄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

爰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

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帝問其狀爰盎等曰

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

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

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嫡孫殷道太子死

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嫡孫殷道太子死

卷九

西漢年紀 景帝

九

退補齋藏板

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  
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  
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  
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卽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  
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  
太后白之爰盎等人見太后曰太后言欲立梁王梁  
王卽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爰盎等以宋宣  
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  
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卽使梁王歸就國

史記褚先生補

中尉

卷九

西漢年紀

景帝

三

退補齋藏板

衛綰賜告歸濟南贖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  
莫能制帝拜郵都濟南守至則誅贖氏首惡餘皆股  
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至  
是帝旣廢栗太子誅栗卿之屬以衛綰爲長者不忍  
乃賜告歸而以郵都爲中尉捕治栗氏

酷吏傳  
衛綰傳

太史公曰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

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裕老氏稱上

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

滋意盜賊多有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

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  
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  
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  
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  
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  
漢興破觚而爲圓斲雕而爲樸糲漏吞舟之魚  
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  
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  
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  
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  
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屬

卷九

西漢年紀 景帝

三

退補齋  
藏板

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丁巳立膠東王徹爲皇太  
子召故中尉衛綰爲太子太傅綰傳按原本作夏四月乙巳召故中尉  
衛綰爲太子太傅以史考之綰之爲太傅竝無月日當是脫落今從本紀補入立皇后以下十六字蘭  
陵王臧爲少傅申公陳人鄭當時北地公孫賀爲舍

人當時漢陽汲黯司馬安爲洗馬黯以嚴見憚汲黯

賀昆邪孫也賀六月乙巳丞相青免以太尉周亞夫

爲丞時趙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

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

百官表趙禹傳 按原本無六月乙巳亞夫為丞相

事趙禹為史句竝無緣起又誤屬夏四月之前今為

補入竝移於此 中元年夏四月乙巳赦天下賜民爵一級除禁錮

紀本

二年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典客奏

謚誅策 考異曰漢書本紀作大鴻臚按百官表景帝

中六年更典客為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

名大行令為大鴻臚在景帝中二年未得以大鴻臚

為私也當是武帝世記事者之辭孟堅失於更革耳

今改作 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謚誅

典客

卷九

西漢年紀 景帝

三

退補齋 藏板

策王薨遣中大夫弔禋祠贈視喪事因立嗣子列侯

薨遣太中大夫弔視喪事 考異曰漢書本紀作光

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為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則

景帝世未有所謂光祿大夫此亦追敘者之辭今改

作中 因立嗣其薨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

過三百人畢事 漢書本紀 臨江王榮坐侵廟墺地為宮上

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

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三年榮至詣中尉府對

簿中尉鄧都簿 薄戶反 責訊王王恐欲得刀筆為書謝

上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人問于臨江王臨江王

既得爲書謝上因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士置冢上

百姓憐之榮最長亡子國除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

中都都免歸家帝乃使使即拜都爲鴈門太守便道

之官顏曰不令至關陳謝也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

舉邊爲引兵去竟都死不敢近鴈門匈奴至爲偶人

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竹仲反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

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以上下文勢考之中都者必出于竇太后蓋以漢法

是時帝方眷都使匈奴問之何必白之太后惟太后

中都記存此三字爲是今從史記帝曰都忠臣欲釋之

卷九 西漢年紀 景帝

三 退補齋藏板

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臨江王傳

夏四月乙巳漢表封楚趙傅相死事者四人子爲列侯

荀紀建德子橫遽侯王悍子棄之新市侯趙夷吾子周

商陵侯張尚子當居山陽侯侯表考異曰漢書本

臣表建德子橫爲遽侯王悍子棄之爲新市侯趙夷

吾子周爲商陵侯張尚子當居爲山陽侯並以四月

乙巳封而史記侯者表亦同當是漢書本紀誤今從表九月始梁王與勝詭有

謀鄒陽爭以爲不可故見讓枚先生枚乘嚴夫子嚴忌皆

不敢諫及事敗勝詭死梁王恐誅乃思鄒陽言深辭

謝之齋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

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卽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誠難解也以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況臣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爲廓大義始皇非能說其言也乃自強從之耳茅焦亦厯脫死如毛釐耳故事所以難者也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名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爲謀還過王先生曰臣將西矣爲如何王先生

卷九

西漢年紀

景帝

十四

退補齋藏板

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爲眾不可蓋竊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鄒陽留數日乘閒而請曰臣非爲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愚竊不自料願有謁也長君跪曰幸甚陽曰今爰益事卽窮竟梁王恐誅長君誠能精爲上言之得毋竟梁事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讀與班同獄有所歸季友

不探其情而誅焉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緹追免賊春  
秋以爲親親之道也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  
正而不諂以爲過也以是說天子微幸梁事不奏長  
君曰諾乘閒入而言之帝怒稍解於是遣田叔呂季  
主往治之至霸昌廐田叔取火悉燒梁之獄辭空手  
來見帝帝曰梁有之乎田叔對曰死罪有之今梁王  
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誅太后食不甘味卧  
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於是梁王伏斧質  
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與帝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於

卷九

西漢年紀

景帝

五

退補齋藏板

是上賢田叔以爲魯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自  
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曰王汝主  
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  
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魯  
王好獵相嘗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王嘗暴坐苑  
外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爲舍王以故不大出游  
數年以官卒

梁孝世家鄒陽傳田叔傳

三年匈奴王七人來降

考異曰周亞夫傳作五人上功臣表作七人今從表

欲侯之以勸後丞相周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

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之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

不可用亞夫傳十一月庚子先封子軍為安陵侯十二

月丁丑悉封徐盧等六人為列侯侯表

班固曰昔書稱蠻夷帥服詩云徐方既徠春秋

列潞子之爵許其慕諸夏也漢興至於孝文時

乃有弓高襄城之封雖自外徠本功臣後故至

孝景始欲侯降者丞相周亞夫守約而爭帝黜

其議初開封賞之科侯表序

春三月丁巳立子乘為清河王乘王夫人子史記年表本紀

卷九 西漢年紀 景帝 三

外戚世家以轅固為清河王太傅初固以治詩為博士竇

太后召固問老子書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

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園擊瓊上知太后怒而

固直言無辜乃假固利兵下園刺瓊正中其心瓊應

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辜後上以固廉直拜為王

傅諸齊以詩顯皆固之弟子也本傳齊人胡毋生以治

春秋為博士與廣川董仲舒同業考異曰胡毋生在

其歲今載於轅固為清河王傳之後仲舒亦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

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

退補齋藏板

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胡母生年老

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胡母生菑川人公孫

宏亦頗受焉儒林傳董仲舒傳夏四月時上郡以西旱復修

賣爵令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

罪益造苑馬廣用而宮室列觀興馬益增修矣平準書

考異曰此事見史記平準書不知其時按帝時書早者再中三年書旱後二年書大旱然中六年匈奴已

入上郡取苑馬則知非後二年明矣今附於中三年夏旱之後太子太傅衛綰為御

史大夫荀紀百官表是歲廷尉上囚防年繼母殺年父年

因殺繼母依律殺母大逆論帝疑之詔問太子太子

卷九

西漢年紀 景帝

三

退補齋藏板

對曰夫繼母明其不及母也緣文之愛故比之母耳

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

殺人者同不宜以大逆論帝從之年棄市太子年十

歲上益奇之漢武故事通典太子長而好書學善史隸竇太

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王諸竇不得不讀老

子尊其術太子獨能解其意每在太后前議論太后

大悅每歎服以為勝帝而太子心弗好也每還太子

宮常取儒書讀之又好名法之術畏太后不敢也武帝

事故

四年秋赦天下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刑者許之漢書

紀考異曰鍾繇言於魏明帝曰宜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事見三國志而班馬皆不載今當附見於死罪

欲腐刑者許之之下是歲壯武侯宋昌有罪奪爵

一級為關內侯侯表

五年冬十月戊午日有食之考異曰漢書本紀書於中四年之末荀紀亦然

然十月豈應在歲終其誤明矣呂氏大事記移於五年之初按長歷是年十月癸巳朔而戊午乃二十六日也今

從之春三月立子舜為常山王漢書本紀史記年表舜王夫

人子帝子凡十三人為王五宗博士韓嬰為常山太

傅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

卷九 西漢年紀 景帝 天

退補齋藏板

開殊然歸一也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傳韓嬰匈奴東

胡王盧它之降夏四月丁巳封為亞谷侯它之故燕

王綰子也侯表五月甲戌封皇后兄王信為蓋侯侯表秋

八月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為置吏改丞相曰

相銀印省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謁者郎諸官

長丞皆損其員百官表

六年三月雨雪漢書本紀考異曰漢書作雨雪史

雪當是史記紀誤一字今從漢書紀志及荀紀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邑

入上郡考異曰漢書作六月史記作八月考荀紀亦作六月當是史記紀誤一字今從漢書荀紀

取苑馬

漢書本紀

漢儀注大僕牧師諸苑三十六人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媪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

時李廣為上郡太守上使中貴人從廣勒

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數十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

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

鵠者也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

十里廣令其騎張兩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

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鵠者也廣秋七月辛亥日

有蝕之本紀是歲以濟南都尉甯成為中尉是時周陽

由亦為郡守甯成陽由皆以嚴冠為治荀氏漢紀按原本不書

卷九

西漢年紀 景帝

五

退補齋藏板

甯成為中尉事上下文意不相屬今從百官表補入

後元年秋七月乙巳先晦一日日有食之

史記紀荀考異

曰漢書本紀作乙巳晦史記無晦字按長歷乙巳蓋七月二十九日也

乙巳晦未為非是及考百官表載七月丙午丞相舍免是月既有丙午不應以乙巳為晦又五行志及荀悅漢紀云七月乙巳先晦一日日有食

之則丙午為晦日明矣今從荀紀史記丙午晦丞相

桃侯劉舍免百官表竇太后數言魏其侯竇嬰帝曰太

后豈以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沽沽自喜耳多易

反或難以為相特重遂不用寶嬰八月以御史大夫

建陵侯衛綰為丞相百官表考異曰史記大事記漢書百官表荀氏漢紀並作八

月王長按長歷是月有丙辰戌縮為相朝奏事如職  
長無王長不敢意改今除去之縮為相朝奏事如職  
所奏然自初宦以至相終無可言上以為敦厚可相  
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傳以衛尉直不疑為御史

大夫天子修吳楚時功封不疑為塞侯不疑傳

二年武原侯衛不害坐葬過律免年表石奮以上大夫

祿歸老于家考異曰傳以為孝景季年今載於後二年以歲時為朝臣過

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馬子孫為小吏來歸

謁奮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諂讓為便坐

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

卷九 西漢年細 景帝

三

退補齋藏板

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

訢古欣字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

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

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

及也奮傳田蚡益貴幸為中大夫考異曰傳云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中大

夫今附於後二年田蚡貪巧於文辭辯有口學盤孟諸書王

后賢之田蚡傳及外戚傳求天下禮書考異曰家語序以為景帝季年今附於後

二年京師士夫皆送官得呂氏所傳家語與諸國事及

七十二子辭廬江舒人文翁為蜀郡太守考異曰循吏傳云景

帝末年爲蜀郡太守今附於後二年

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

讀曰僻

陋有

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

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

同與救

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

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

顏曰少府即掌財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

買刀

布蜀物齋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

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

學官於成都市口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

除更繇

讀曰徭

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

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

卷九

西漢年紀 景帝

三

退補齋藏板

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得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

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

繇

讀曰由

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

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

循吏傳

傳

三年春正月詔曰高年長老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

之欲

反建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今年八十以上八歲以

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繫者頌

讀曰頌

繫之

刑法志

甲子帝崩於未央宮二月癸酉葬陽陵上謚曰孝景

皇帝

紀本

班固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08054

卷九

西漢年紀

景帝

三

退補齋藏板

朝風云風順則言文景美矣

景嚴業五六十鍾之間至林新風具俗樂月

甚刻歐昔與月杵息至彼表天賦之以恭儉

通詩詩周秦之端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

與周贊曰其于備慎具三升之則以直



